西北史地资料丛书

西夏纪

戴锡章　编撰
罗矛昆　校点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北史地资料丛书》弁言

翁独健

西北五省(区)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据黄河、长江之上源，自古以来为华夏诸族文明之发祥地，多民族蕃衍生息汇合交融之舞台，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之通道，凡有志于研究中国史地学者，披览典籍，莫不关系西北一隅。但《隋书》、《旧唐书》等经籍艺文志著录有关史传地志行记，为数不多，宋元明各代，专著稍增，亦均散佚过半，降及清代乾隆以后，西北史地之撰作辑佚，记今考古，始大行于世，徐松、龚自珍等先后倡留心边陲之学风，遂奠定西北专门之学之基础，自兹以还，此学时有升沉。清末国势衰颓，外国势力渗入西北，考察山川、搜讨文献者接踵而来，饱载而去，有识之士，时时为之扼腕叹息。三十年代，关心邦国之乡贤学者或辑录史志或实地考查，抗日战争起，多士来居关中陇右，以故一时调查西北后方实况，蔚然成风，而陕西北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之根据地，自此出发遂能光复

故土，解放全国。解放三十五年来，西北教育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学人研究乡土故实，著述日多，西北史地之学又值一复兴之机。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区）出版社遂于1984年决定协作出版《西北史地资料丛书》，以汇集、整理自古代迄清记录西北历史地理之典籍，兼及组织翻译国外有关著述为己任，使学者有研讨之资，省寻觅之力，这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西北。1983年中央决定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国家建设重点转移到西北。近十几年是倾注大力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阶段。在物质准备之外，人才培育与科学调查实为当务之急。西北史地的研究与知识的普及既是培育热爱西北、献身开拓的英才所必需，又是调查西北自然社会现状的凭借，因此，《西北史地资料丛书》的出版不仅适时，而且其重要意义又超轶于裨益专门学术领域之外了。

此一丛书的选编校注出版的牵头单位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受编辑同志再三命嘱，聊作弁言数语如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

前　言

《西夏纪》二十八卷，作者戴锡章，四川开县人，曾入《清史稿》馆工作。他披阅大量文献资料，费时十年撰成此书，于一九二四年由北京京华印书馆铅印，分订十册出版。据戴氏自序除本书外，他还将前人所述有关西夏事汇编成册，成《西夏丛刊》十余卷为附录，但于今未见传世。

晚清时期，著史之风大盛，学人有感于国家内忧外患之苦，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颇为关注，尤其对元代当权者只修宋、辽、金三史而独摒西夏于外的作法深感遗憾。他们苦心孤诣，仔细搜求，撰成了一批西夏史书，流传于世的有周春《西夏书》、吴广成《西夏书事》、张鉴《西夏纪事本末》等。民国初年，戴锡章有感于以上诸书的缺失，利用史馆之便，广为采掇史料，并详加考订，撰成了这部三十五万多字的《西夏纪》。

《西夏纪》因成书较晚，作者尽量吸收了以前诸书的编纂经验，故此书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每条史料均注明出处，便于查对和引用。（二）大量引用了

《长编》的史料，而《长编》的史料价值为学术界所公认，故使《西夏纪》在史料的翔实上增色不少。其他如史料的编排、考订、纠讹等，戴氏亦有独到之处，读者自会判定，不容赘述。

本书的缺点也显而易见，除了封建史学观点和纲目体的编排体例外，主要是引用史料过窄，表现在大量引用《西夏书事》的材料，因《书事》未注明出处，戴氏所注明部分的可靠程度也受到影响；大量引用《长编》是其优点，但因《长编》只记北宋事，且存本有散佚，致使戴氏书在仁孝朝后史事极为简略；戴氏囿于自身的条件，未谙西夏文字，不能采用西夏的原始资料，致使本书述及西夏内部情况语焉不详，这是迄今各种西夏史书之通病，我们也不可独独对戴氏提出苛求。

编写新的西夏史书，希望只能寄托在后来者。但编写历史也如同历史本身一样，新旧交替，不断发展。对于前辈学者的辛勤劳动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爱护和珍重。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我点校了《西夏纪》，奉献给有志于了解西夏历史的读者诸君，希望大家在史料上有所借鉴，黾勉努力，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写出一部完整的西夏史来！

本书按原书体例，改为简化字横排本；标点既参照了已出的《宋史》、《长编》等标点本，也据点校者的看法时有改动；校勘主要是据每条所引书目对校，写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校勘记附于各卷之后，对原作者综合数书而成的部分只要于原意不变，就不再一一写入校勘记。

本书的点校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批评。

罗矛昆

1986.12

目 录

赵尔巽序 …… 1
柯劭忞序 …… 3
王树楠序 …… 6
胡玉缙序 …… 9
王秉恩序 …… 12
自 序 …… 16

本书征引书目 …… 19

卷首 …… 27
卷一 …… 32
卷二 …… 52
卷三 …… 73
卷四 …… 95
卷五 …… 115
卷六 …… 144
卷七 …… 166

卷八 …… 194
卷九 …… 215
卷十 …… 232
卷十一 …… 251
卷十二 …… 264
卷十三 …… 287
卷十四 …… 314
卷十五 …… 341
卷十六 …… 363
卷十七 …… 383
卷十八 …… 405
卷十九 …… 422
卷二十 …… 446
卷二十一 …… 477
卷二十二 …… 505
卷二十三 …… 539
卷二十四 …… 564
卷二十五 …… 591
卷二十六 …… 618
卷二十七 …… 637
卷二十八（附跋） …… 664

赵尔巽序

同馆戴君海珊，以《西夏纪》廿八卷（附丛刊若干卷）乞序于余。受而读之，《纪》盖本张氏鉴《西夏纪事本末》、吴氏广成《西夏书事》、陈氏崑《西夏事略》而增辑之者，益以丛刊蒐猎之广，使一代得失之林昭然可睹，匪特有功于夏台，抑亦有国者之殷鉴也。

夏立国朔方，固天下劲兵处也，幅员二万里，阻大河而负贺兰；雄踞上游，直有席卷关中之势；海子盐池之富，蒲柳畜牧之饶，天险地利，可战可守，王霸之所资也。自晋张氏窃据，群雄递嬗，赤辞归唐，思恭镇夏，赐姓封王，代有枭桀；传至元昊，称制改元，陈经立纪，俨然开国之规模矣。夏虽僻处一隅，挟其武力，抗衡宋、辽、金者几二百年，其历世视辽、金为久。开国以后，译圣经、立学校、定新律、修实录，雍雍乎汉唐之遗风焉。而《国史》阙如，可慨也！

论者以文献无征，咎在制番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乾顺病番学而立国学，仁孝以

斡道冲为番、汉教授，其文之传于今者，《感通碑》则阳番而阴汉，《掌中珠》以二体为一书，斯皆番、汉并行之确据也。况元用夏儒多尔济、高智耀，而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诸国字书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而《国史》阙如者何也？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宋《夏国枢要》等书，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于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载记，遂不遑发故府之椟藏，集遐方之匦献，草创为之，灭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窃叹辽、金、夏同一亡国，而亡国之史有异者，则人为之也。辽亡，而陈大任之史作。金亡，而王鹗之史作。自古无不亡之国，而有不亡之史。彼多尔济辈坐视《国史》之荡焉、泯焉，而不之恤，其贤不肖相去何如也！

呜呼！《清史》之作于今日，殆历圣养士之泽，有不容尽泯者乎！余老矣，处元黄交战之会，膺《国史》绝续之寄，不幸而以文章报国，亦事之至可痛者。所愿与戴君等黾勉图成，毋令并可痛者，而亦靳之为多尔济之续。余序是书，而忾乎有感者，此也。襄平赵尔巽。

柯劭忞序

西夏建国二百余年，文献无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湮没。元耶律文正从太祖征西夏，但收图籍，其中必有《国史》及诸司案牍。第文字殊别，以蒙古、汉人而译唐兀特文，无此宏通之士，故有元一代，留意于拓拔氏掌故者最少，亦其势然也。元昊遣使于宋，表称："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其予智自雄如此。岂知国亡以后，文字亦亡。使蕃汉二体书并用，则二百余年之掌故，何至并烟埃而俱泯乎！近世好学之士，蒐罗残佚，有张氏鉴之《西夏纪事本末》、吴氏广成之《西夏书事》、周氏春之《西夏书》、陈氏崑之《西夏事略》。诸家体例虽殊，然采摭之书大抵相同，其择不精，语不详之憾，则一也。

开县戴海珊比部湛深史学，文章尔雅，荟萃诸家，重加订补为《西夏纪》廿八卷（附以《西夏丛刊》十余卷（。用力十年，而后成书。义例之严，援据之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考核之精，皆为前人所不及。至于订为补漏，荦荦大者，如："雍熙二年，尹宪破咩鬼、及岌伽、罗膩十四族，吴移、越移四族亦降。"君据《宋史·石守信传》"守信子保兴，至道二年与范庭召等五路讨臧，击歼岌伽、罗膩等，吴移、越移诸族降。"证《宋史》彼此之牴牾。"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君据沈存中《笔谈》"野利遇乞，创造蕃字，独处一楼，累年方就，至是献之。"证蕃字非元昊所自创。"宋乾道四年，任得敬伏诛。"君据《金史》得敬诛，实在乾道六年，为西夏乾祐元年。"宋重和元年，夏人寇边，边将张迪死之。"《宋史》及毕氏《续资治通鉴》均佚其事，君据《九朝编年备要》补载之。《辽史·耶律多珍传》"夏人阻河而阵，帝渡河击之，大捷。"君据《兴宋本纪》"帝渡河，夏人遁，乃还"，无大捷事，证《多珍传》之失实。《金宣宗答西夏求和书》，《金史》不载，君据《金文雅》录其原文，足裨正史之阙。西夏主李仁孝，君据《文献通考》注，继乾顺而立者正史作天祈，《朝野杂记》作仁孝，知马贵与所据《国史》与今《宋史》不同。凡兹数事，使钱辛楣先生见之，不知当如何推挹也！

犹忆光绪辛巳，予与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得西夏《国史》数册者，皆梵字也。"予谓："当是元昊所制国书，非梵字。"嘱文敏购之，其人秘

为鸿宝，不肯售。近泰西人毛利瑟译西夏《莲花经》，十得四五。若得译其《国史》，必于君书裨益非浅。君蜀人，宜物色此书，以资证补矣。胶西柯劭忞。

王树楠序

余宦游陇上十余年间，尝驱车过鄜延、环庆，历泾原、秦凤之郊，以达熙河。周览其山川、堡寨，时时阅史册、按地图，详稽宋夏用兵以来得失盛衰之迹。洎乎作宰中卫，泛大河、登贺兰山，观元昊兴州故都，慨然想见其为人。

呜呼！何兴之暴也。当其崛起朔方，变服色、令秃发、改蕃书、制礼乐、定官制、陈经立纪，手定一朝之法。又召纳豪俊，奔走蕃酋，练精兵、募铁骑、选豪族善弓马都五、六十万，而苦战复倚山讹之众，据横山曲律为巢穴。其地奄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诸州，北控朔漠，南引庆凉，东遮府麟，西卷瓜沙，纵横数千里，泱泱乎西陲一大都会也。其僭号改元，历十世，传祚一百九十四年。

吾意当日创制显庸，垂为国法，其间用人行政，纬武经文，必有宏纤条教及历代沿革，损益强弱盛衰之故，可以灼然昭示于世者。乃自乾定灭亡之后，耶律文

正收其图籍，而《国史》无闻。至元《进辽金史表》，独《西夏传》仅采之宋《夏国枢要》诸书，盖史之无征久矣。夫夏之立国较辽、金为久，几与赵宋相为始终，而文献阙如，无征不信，亦有国者之耻也。

吾观宋、辽、金、元诸史所记西夏之事，闻见异辞。而近世好古之士，若张氏鉴、吴氏广成、周氏春、陈氏崑，四家所为夏书，又往往撮录旧文，沿讹踵谬，择不精而语不详，君子病焉。

开县戴海珊先生与余同参史馆，朝夕过从，因出其所著《西夏纪》一书，附以《丛刊》十卷，嘱为弁首之辞。先生自言，为此书阅十年之久，凡正史之舛讹，四家之疏漏，皆一一参稽补正，灿然成一代信史，其用力可谓勤矣。

窃尝以谓，自有天地以来，历亿万千纪，其中蛮夷之长，割据之雄，不知凡几。而悠忽之间泯焉，澌没不复见称于世者，何克胜计。故文字者，与天地并参，而两间之事事物物，皆赖之以传于不朽。文存，则其国虽亡而亦存；文亡，则其国虽存而亦亡。虽然，犹是国也，犹是文也，而国之存与亡，则又视乎文之能传与不能传以为断。故孔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其言王天下也，则又曰："书同文。"盖文莫文于孔子之文，惟同文而后可以常存于中国而不敝。元昊既译圣经、立学校矣，而乃别制蕃文，以自别于中国，

此其所以国亡，而文亦与之俱亡也。吾读戴君之书，有感于此，故概言之，以谂世之知言者。新城王树楠。

胡玉缙序

元托克托修三史，辽、金各为专史，西夏仅附列传。论者议其意为进退，不知辽起滑盐，金兴肃慎，皆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宜与《宋史》并修。夏虽立国二百余年，而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后拓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而止，局蹐一隅，不得与辽、金比也。三史《夏国传》各据宋、辽、金旧史，参以他说，不相关顾。《金史》云："安全毙，族子遵顼立。"遵顼立在安全毙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又云："遵顼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此皆指《金史》言。《宋史》云："安全有子曰承祯。齐国忠武王子遵顼，金卫绍王册为夏国王，德旺殂，清平郡王子睍立。"又云："今史所载，追尊谥号、庙号、陵号，兼采《夏国枢要》等书，其与旧史有所牴牾、阙疑，以俟知者。"此旧史指《宋史》言。《金史》又引罗世昌《夏国世次》，理应申明《夏史》无征，故取《世次》、《枢要》，乃始终不言夏之史，亦不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